

中央電影局
藝術委員會資料

專題研究(1)

1951. 6. 15. 京一3500

關於影片 『武訓傳』的 批 判

(中 冊)

關於影片「武訓傳」的批判（中）

目 錄

爲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	胡 繩
學習雜誌第四卷第四期……	（ 1 ）
「武訓傳」和「武訓傳」底稱頌者們在宣傳着什麼？	
丁浩川 文藝報第四卷第四期……	（ 14 ）
從「武訓傳」的討論裡應該學到些什麼？	鄭 昌
學習雜誌第四卷第四期……	（ 20 ）
武訓其人其事	謝興堯 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 26 ）
武訓、中國農民拆散時代的封建喜劇丑角	侯外廬
六月五日光明日報……	（ 35 ）
武訓到底是爲誰服務的？	鮑 昌
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 44 ）
武訓的真面目	
——評「武訓傳」影片、武訓以及孫瑜先生的檢討	
丁曼公 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 51 ）
武訓和「武訓傳」	雪 葦
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日解放日報……	（ 58 ）
「武訓傳」電影怎樣錯誤地歌頌了武訓？	嚴文井
六月十二日中國青年報……	（ 80 ）
評「武訓傳」的創作作風	王朝聞
六月三日人民日報……	（ 85 ）

清除武訓一類的錯誤教育思想 李一氓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91)

× × ×

聯繫着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 郭沫若

六月七日人民日報…………… (95)

我被「奇蹟」所迷 安 娥 六月三日人民日報…………… (98)

「武訓傳」使我猛醒 田 漢 六月十日人民日報…………… (101)

歌頌武訓是原則性的錯誤 戴白韜

六月一日解放日報…………… (104)

我對「武訓傳」所犯錯誤的初步認識 孫 瑜

五月二十三日解放日報…………… (110)

我在關於「武訓傳」的討論中獲得了教育 李長之

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111)

附：「武訓傳」電影與「武訓畫傳」 長 之

二月二十六日光明日報…………… (117)

我初步認識了崇拜與宣揚武訓的錯誤 李士釗

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 (122)

檢討我畫「武訓畫傳」的錯誤 孫之儼

六月十三日光明日報…………… (128)

從新認識武訓

金紫光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133)

武訓是封建統治者所肯定的示範人物 端木蕻良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136)

× × ×

讀孫瑜先生檢討後的一點意見 袁次柏

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138)

好名詞掩蓋下的壞思想

——評「武訓畫傳」及李士釗先生的檢討

張再學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	(141)
評「武訓畫傳」及李士釗先生的檢討	朱 丹	
六月三日人民日報		(150)
評李長之先生對歌頌「武訓傳」的檢討	立 雲	
六月二日光明日報		(159)
讀了「我在關於『武訓傳』的討論中獲得了教育」後的		
兩點意見	陳哲夫	
六月三日光明日報		(167)
應該認真對待「武訓傳」的思想論爭——讀端木蕻良同		
志兩篇文章的意見	王化東	
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172)

×

×

×

附 錄

懷疑對武訓和「武訓傳」批評的意見	葉名等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		(177)
電影「武訓傳」還是有一定的價值——和楊耳、賈霽兩		
同志討論	蕭 奏	
六月六日人民日報		(184)
附：上冊正誤表		(189)

爲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

胡 繩

電影『武訓傳』和許多歌頌武訓這個人和『武訓傳』這個電影的文章究竟有些什麼錯誤？

這個電影和這些文章的錯誤是，它們把在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個可卑可恥的渺不足道的小人物，捧到了神聖的殿壇上去。武訓這個人一生所作所爲究竟有什麼值得歌頌的呢？他是一個乞丐，向任何人磕頭求乞；他忍受各種屈辱和踐踏，並以受辱爲愉快；他幹各種非人的行爲（例如吃蛇蝎糞尿），把自己裝成小丑，爲了得到『賞錢』；他做牛馬的工作，並以自己能代替牛馬的工作而洋洋得意。這一切難道不正是封建統治下的奴才道德的極端突出的表現麼？在階級剝削社會中，貧苦、受侮辱、受損害，並不就是可恥的。勞動人民一般地過着窮苦的、被侮辱和損害的生活。但因為貧窮而流爲沿門托鉢的乞丐，而且甘於爲乞丐，樂於爲乞丐，甘於被侮辱，樂於被損害，這才是最可恥的。武訓的可恥可卑，甚至還更甚於此，因為他給他的卑污的生活找出了一個『高尚』的目的，這目的就是辦『義學』。他把行乞得來的錢通過地主紳士放高利貸，自己一個錢不花，『感動』了地主、紳士、官僚、以至『朝廷』，支持他，資助他，於是終於辦成了由地主紳士階級中的『有學問』的人所主持的『義學』，使得有一些兒童有『榮幸』受地主階級的教育。武訓用這樣的行爲來表示：

一個窮苦的人，無論怎樣受侮辱，受損害，無論過怎樣下賤的生活，都要忠心耿耿地保衛封建統治秩序，保衛封建統治者的道德思想；而能够這樣做，就能够得到統治階級的嘉獎。

這樣一個武訓，在當時受到地主紳士的贊助，受到專制皇朝的獎勵，後來又爲北洋軍閥和蒋介石所表揚，並爲一切封建主義所推崇，那是不足爲奇的。但爲什麼至今還會有許多自以爲站在『進步』立場來認識武訓的人，十分傾倒地歌頌這個可恥可卑的乞丐和奴才呢？是什麼東西障礙他們看出武訓的實質呢？是什麼東西使他們甚至在企圖『批判』武訓的時候，還是捨不得不宣揚武訓的『可敬可愛』之處呢？如同『人民日報』所已經明白指出的，這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在人們頭腦裡作怪的原故。

在這篇文章裡想要說明，爲什麼正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使得人們在觀察武訓這個角色的時候，陷入了如此嚴重的錯誤。

二

曾有一些歌頌武訓的文章的作者說，他們對武訓的估價是歷史主義的看法，而蔑視武訓則是出發於反歷史主義的觀點。例如，認爲武訓具有『自我犧牲爲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的崔慶華說：『我們認識一個歷史人物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不能拿現在的人物與歷史上的人物比較，來衡量他們的輕重。』（『進步日報』四月四日）又如董渭川斷定『武訓這個名字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並且說：『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偉大人物和偉大事跡，如果拿今天的革命成就來比較衡量，恐怕都有被否定的可能，但是只要在歷史上稱得起偉大的人和事，我們就應該從那個人代表的精神和那件事完成的過程，以及人和事在當時所發生的影響，特別是在今天還應該重視和發揚的某些優點，作肯定的介紹，似乎不應該用今天的尺度作否定的結論。』

我們得到否定和蔑視武訓的結論，究竟是不是因為我們採取了一種拿『現在的尺度』衡量古人的粗魯辦法呢？

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採取這種粗魯的、錯誤的辦法。如同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絕對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註）在分析任何一個歷史人物時，也不能違反這『絕對的要求』。在這『絕對的要求』中，表現着馬克思主義對待歷史的嚴格的科學態度。

難道對武訓的歌頌反而是從科學地分析歷史而達到的結論麼？事實上沒有一篇歌頌武訓的文章，具體地說到了武訓所處的時代。宣稱要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的程慶華甚至似乎不知道武訓是死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的一個人，他的文章中說：『武訓生長在數百年前的封建社會裡。』所有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脫離了具體的歷史背景而在空洞地歌頌着武訓這個人『所代表的情緒』。他們並沒有，如同『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說的，『去研究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着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武訓生在鴉片戰爭前二年（一八三八年），死於中日戰爭後二年（一八九六年）。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因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急速地降入半殖民地地位的時期。封建社會秩序受到強烈的震盪，迅速地開始分解。農民大革命成為迎接歷史新時代的先鋒。據說武訓在十九歲（一八五六年）開始有興學大志，那是在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後六年，佔領南京為首都後三年。太平天國雖然在一八六四年失敗了，但繼太平天國之後的『捻黨』和其他農民起義一直繼續到一八七〇年左右。農民大革命的浪潮個

透封建秩序的死亡，滿清皇朝靠外國帝國主義的支持才能苟延殘喘。武訓辦成他的第一個『義學』是在一八八七年，中法戰爭後三年。其時，滿清皇朝害怕農民革命的再起更甚於害怕外國的侵略。康有爲在一八八八年『上皇帝書』中描寫當時的情勢是：『強鄰逼於外，奸民蓄亂於內』。他勸告皇帝實行『變法』，否則，他警告說：『金田之役，將復起矣』。就在一八八八年，山東巡撫召見武訓，滿清朝廷打破官僚主義的因循慣性，立即傳令嘉獎，『欽賜黃馬褂』，這和當時的情勢的關係是很顯然的。

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來看，很明顯的，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是舊的、正在死亡着的事物，武訓正是屬於舊事物的一個渺小的奴才。堅決地起來和這種舊的事物進行鬥爭的是農民革命。從一八五〇年後綿延二十多年之久的農民革命的偉大力量阻止了資本主義強盜完全殖民地化中國的企圖，把滿清的黑暗的統治打得搖搖欲墜，並且使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得以在殘敗的封建制度之上開始生長出來。

在農民革命的大浪潮過去時，中國開始出現機器工廠、輪船局和電報、火車等。但是近代化的工業的發生過程是異常緩慢而困難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還沒有形成。僅僅在以康有爲爲代表的貴族知識分子身上，開始透露了資本主義傾向的改良主義政治要求。康梁的『百日維新』是武訓死後二年發生的。

這些貴族知識分子的改良主義者們仇視農民革命運動，這是他們的反動性的一面，這種反動性使他們後來墮落爲保皇主義。但是在維新運動時期，他們的改良主義還有其積極性的一面。他們違反頑固的封建勢力的意志而企圖按資產階級方向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封建王朝報答他們的不是黃馬褂而是死刑。

由此可見，就具體的歷史情況來看，武訓不但和當時的農民的革命主義背道而馳，而且也不能和當時的資產階級性的改良主義相提並論。如果說武訓的思想，那不過是極端地忠於封建主義

的奴才主義，至死不悟的保皇主義。

但武訓的歌頌者提出了兩個脫離了具體歷史環境和違反歷史事實的論點：

第一個論點：武訓是立意爲人民的『文化翻身』而『奮鬥』的，所以值得歌頌。做這樣的歌頌，實際上就是說，完全不觸動舊的社會經濟形態，舊的政治，只要在人民中進行文化教育——甚至也完全不管教育的內容，就可以改變人民的被壓迫的地位。

第二個論點：如果說，武訓並沒有實現解放人民的目的，那麼他的失敗也正如當時的農民革命的失敗一樣。武訓的歷史地位高過農民革命。至少和當時的農民革命是同樣的。

這種認爲離開政治鬥爭，人民可以在文化上『翻身』的看法，這種爲提高武訓而抹煞和侮蔑農民革命的看法，是從什麼觀點而來的呢？——這不是別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有許多人正是從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出發而欣賞和讚美武訓這個封建主義的奴才。

（註）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七二三頁。

三

電影『武訓傳』提出了用辦義學來『解放』人民的思想。電影中用形象告訴人，窮人因爲不識字所以才吃虧，地主因爲有筆在手就可以生殺予奪，所以武訓的努力是造福於人民的，至少是『動機』十分善良。董渭川的文章鮮明地說：『勞動人民要想翻身，必須透過教育。』電影中借參加武裝鬥爭的周大說：『好！武七！你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一文一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註）

這種『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附和。說得最明白的是發表於『光明日報』上的長之的文章。他說：『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的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爲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教

育而已。』長之的文章又說，電影中是『批判了武訓興學的革命意義之限制性，讓人覺得只有二者合起來，再加上正確的領導，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國今天這樣子』。這就是說，『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這位作者如此熱心地褒揚武訓，顯然正是爲了想說明，甚至在造成『中國今天這樣子』的革命中，武訓式的人也是和武裝起義的群眾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

首先，把這種『革命』企圖擺在武訓身上，是一種捏造。根據關於武訓的真實的材料，武訓並沒有夢想過由辦學來改變封建統治秩序而『解放』人民，他其實是爲了尊重封建統治秩序，所以才立志辦義學。在封建關係下被壓迫的農民也不會發生這種夢想。因爲農民或者由於其長期被壓迫而形成保守性不敢進行反抗，把一切歸於『命運』，或者由於忍受不住壓迫生活『振臂而起』，造反。從殘酷的封建統治秩序中不能產生這種靠文化教育就能解放人民的幻想。這種幻想是武訓的歌頌者加到武訓身上去的，是用一種『自由』資產階級的調子唱出來的幻想。

其次，武訓歌頌者所加於武訓身上的種種幻想甚至還落後於當時的具有資產階級傾向的貴族知識分子。如我們前面所說，康有爲的改良主義運動究竟還是要去觸動封建統治秩序，那怕是很少的觸動。康有爲也很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張，他要求廢科舉，開學校；他要求學校中教授『天文地輿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等等（見一八九五年上皇帝第三書）。當然，康有爲並沒有主張根本推翻封建教育。他只是主張按資產階級的方向在教育上進行一種改良，這和他在政治上的改良主張是相適應的。如果實行這種改良，封建統治秩序就不能不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動，這是當時的封建統治勢力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武訓怎樣做的呢？他只是按照地主官僚的方向而辦義學，在他的義學中，封建教育的內容分毫也沒有改變。所以在當時康有爲的思想還是屬於資產階級革

命萌芽時期的思想的範疇，儘管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在這個貴族知識分子身上只能表現為十分軟弱的改良主義。而借用武訓來表現的這種文化教育普及論却完全是屬於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範疇的。

不應該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在革命鬥爭時期，宣傳進步的文化思想，以提高群眾覺悟，推動政治鬥爭，是有價值的。但要使進步的文化教育真正在人民大眾中普及，當反動政權沒有推翻時，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不應該去設想的。如果不進行推翻反動政權的革命鬥爭，而去『普及文化教育』，那就只能是普及反動的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隨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翻身而來，絕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變革的前提。在革命鬥爭時期，普及反動的文化教育，其意義就是阻止群眾的覺悟，抵抗革命鬥爭，所以是反動的，是向反動階級的投降。

電影『武訓傳』和有些武訓的歌頌者不也是指出了武訓的失敗麼？但問題並不是，用普及文化教育來解放人民究竟能否實現。因為現在，事實上，中國舊時代中一切教育救國論都已經宣告破產，中國人民的解放已經通過人民大革命而勝利，到這時候，如果還不知道這一點，那真是白晝做夢了。問題是在，這種願望本來就是毫無價值的，就是在人民的革命時期起束縛人民的手腳的作用的，就是反動的。

列寧在一九一二年所寫的『兩種烏托邦』（註二）一文中指出俄國當時有一種資產階級的反動幻想：

『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協的辦法，不必得罪任何人，不必撤消普里什克維奇輩，不必用徹底的殘酷的階級鬥爭，而就能在俄國，在俄國政治自由方面，在勞動民衆地位方面，達到某些嚴重的改良。這是妄想自由俄國能與普里什克維奇輩和平共處的烏托邦。』

列寧又憤怒地批評說：

『這種烏托邦的壞處，顯然不僅由於它是烏托邦，而且由於它敗壞群眾底民主意識。相信這種烏托邦的群眾永遠也不會爭得自由，這樣的群眾不配享受自由，這樣的群眾完全應該遭受普里什克維奇輩的戲弄。』

武訓這個人，不過是一個封建主義的奴才，當然說不上有什麼資產階級的烏托邦思想，但許多武訓的歌頌者正是用這種資產階級的觀點來打扮了武訓，把他送到了舞台上。

我們同樣應該說，由歌頌而表現出來的資產階級觀點之所以是有害的，還不僅因為這是一種幻想，而且因為它敗壞群眾的鬥爭意識，它告訴群眾，爲了求得勞動群眾的地位的根本改變，可以和反動統治勢力和平妥協，甚至還應該向反動勢力卑躬屈膝採取這種辦法是不應該受唾棄的，反而是應該受尊敬的。

(註一) 孫瑜著電影小說：『武訓傳』，一三六頁。

(註二)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七〇六至七一一頁。『烏托邦是個沒有的地方，是一種空想，虛構和幻想』，列寧文章中這樣解釋。以後所引的列寧的話均見這篇論文。

四

電影的編導者又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對統治者的多次鬥爭——『無論武訓的「文」或周大的「武」——沒有馬列主義思想武裝的工人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是無法奪得政權，獲得永久的勝利的。』（註一）同樣的看法也見於上引的長之的文章中。據這位作者看來，『武訓』和太平軍同樣有其『限制性』。

這些看法都是借革命農民的名義來擡高武訓，同時也是用資產階級反動觀點來侮蔑革命的農民。按照這種看法，武訓是失敗了，但太平軍也是失敗了，武訓有的是幻想，但太平軍有的也是幻想，如果說武訓是錯誤的，那麼太平軍也同樣是錯誤的。

照武訓的歌頌者的描寫，武訓究竟做成了些什麼事呢？開了三個爲地主階級教授三綱五常的學校。但在歷史上，太平軍做了些什麼事呢？太平軍和當時的其他農民戰爭固然最後都是失敗了，但是在中國近代歷史的轉變關鍵中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如我們在前面所已經指出的。人們究竟根據什麼來說這二者是同等程度的幻想？

戴白韜的文章說：『像周大那樣的結夥上山的痛殺地主惡霸，既不能解救苦難的人民，但像武訓一心以爲讀了書就不會被人欺騙侮辱也是幻想』。（註二）這說法也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只用『幻想』二字來輕描淡寫地『批評』武訓，同時也不能承認電影中的描寫，把偉大的農民革命說成僅僅是『上山痛殺地主惡霸』，並且以爲它和武訓是同類的『幻想』。

在像太平天國這樣偉大的農民戰爭中有沒有幻想的成份呢？有的，太平天國幻想把天下的田絕對平均地分配，在自給自足的小農業經濟基礎上實現農民的社會主義。這是幻想。但是這種幻想在動員農民與地主作鬥爭的歷史時期中是有革命作用的。而在封建制度下被壓迫的農民，武裝起來，爲取得土地和自由而進行至死不屈的鬥爭，這裡一點也不是幻想，更沒有什麼錯誤。難道因爲他們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不應該起來進行反封建的鬥爭麼？

如果我們自以爲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知道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勞動人民才能徹底解放，所以我們就指指點點地說：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幻想，農民的革命也是幻想，它們都不過是歷史的錯誤而已。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一點也不是科學的歷史主義者。

我們必須懂得根據歷史的具體條件分析這一種幻想和那一種幻想。

列寧在『兩個烏托邦』一文中，對於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和民粹

主義的烏托邦作了嚴格的區別。前者是資產階級的怯懦的改良主義幻想，其作用是『敗壞革命意識』。後者呢，『是民粹派知識分子和勞動派農民所抱的幻想，他們以為可以用公平原則重新分配土地的辦法來消除資本的權力和統治，消除僱傭勞動制。……』列寧指出：這雖然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但是，因為當時的俄國的當前直接問題還不是無產階級的改革，而是資產階級性的改革，所以『民粹派的烏托邦也就起着一種特殊的歷史作用，這種烏托邦雖然對於重分土地應有（和將有）何種經濟結果的問題是一種幻想，但它同時又是農民群眾偉大廣闊民主運動高漲底伴侶和徵候，……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這種高漲底表現』。

當然不能把『敗壞民主鬥爭』的烏托邦和作為民主鬥爭的高漲的伴侶的烏托邦一律看待。人們難道可以不區別怯懦的幻想和大胆的幻想，不區別反動的幻想和革命的幻想麼？

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改良主義者向人民說，不要鬥爭，而要妥協、投降，從妥協、投降中可以得到解放。

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農民說：不要妥協、投降，而要堅決鬥爭，從鬥爭中農民可以達到『天國』一樣美好的世界。

難道這兩種『幻想』不應該區別開來麼？

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移在現在的中國社會條件中來，是有反動性的，但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廣大農民群眾正是在這種幻想下發動了徹底反封建的現實的鬥爭。還是借用列寧的話吧：『土地重分底「平均性」是烏托邦，但是爲了重分土地而必須實行與一切舊的、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等等土地所有制完全斷絕關係，都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向上最需要的，經濟上進步的，對於俄國的這樣的國家最爲迫切的辦法。』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這兩種幻想呢？要堅決地向人民指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欺騙性和反動性，同時要從『太平天國』的這種空想的形式中間『把農民群眾的健全寶貴的、誠懇堅決的戰

門民主主義的內核細心分辨出來』（列寧）。

所謂『武訓』加『周大』加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就得到勝利的公式是荒謬的。把『武訓』和『周大』看成是並駕齊驅的，甚至覺得武訓是更值得歌頌的，而周大不過是粗魯的殺人犯，這種看法正是透露了一種由於害怕羣衆而來的軟弱的資產階級觀點，對於這種不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而是代表其反動性的觀點，列寧曾如此嫌惡地批評說：『資產階級害怕羣衆運動比害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現出一種驚人的，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軟弱性，就表出完全無力。因此，自由派在其全部政策上都極其模稜兩可，極端撒謊，絕頂虛偽，運用怯懦的支吾手段。因為他們定要玩弄民主主義的把戲，以便把羣衆吸引到自己方面來，而同時他們又極端仇視羣衆運動，仇視其首創發起精神，仇視其「衝天」精神。』

（註一）孫瑜著電影小說：『武訓傳』，一七〇頁。

（註二）引自孫瑜著『武訓傳』的附錄。

五

資產階級的反動性的改良主義，在中國已有相當長久的歷史。

戊戌維新運動中的康有爲，梁啓超在當時是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的，但是一轉眼間，當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興起時，這批貴族知識分子就以君主立憲派的身份起來反對革命了。梁啓超在反對革命的同盟會時曾宣稱，他也是主張『政治革命』的，不過他所主張的是，正當的政治革命，他的口號是『欲爲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動』。而且『要素必當量彼（滿清統治者）所能以予我者，夫然後所要素爲不虛』。（見梁著『開明專制論』第八章）——這是說，人民只能向統治者提出『要求』，不應鬥爭，而且還必須在統治者所可能給的範圍內提出要求。這個已經墮落到保皇黨立場的改良主義者居然把

這樣的主張叫做『政治革命』。值得我們在這裡注意的是，就是這個梁啟超也曾寫了文章歌頌武訓。向地主紳士乞求義學的武訓，按梁啟超的觀點看來，當然是一個毫無危險性的十分『正當』的『革命』家。

中國資產階級因為在反動統治下處於被損害的地位，從未得到過政權，所以常常懷着對於現狀的不滿；但同時資產階級又因為具有極大的軟弱性，『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論人民民主專政』），所以不敢對於革命採取積極性的態度。在這樣的情形下，就自然容易生長向統治者妥協甚至投降的改良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曾表現為工業救國論，教育救國論等等形式。他們妄想不去和反動統治勢力和帝國主義者進行尖銳的鬥爭，就能用發展工業，普及教育等『正當』的方法達到救國的目的。這種妄想，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不斷高漲的期間，實際上起着援助反動勢力，敗壞民主鬥爭的反動作用。毛主席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說：

『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爲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動傾向，他們替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集團散佈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當着他們的反動傾向尚能影響群衆時，我們應當向着接受他們影響的群衆進行揭露工作，打擊他們在群衆中的政治影響，使群衆從他們影響之下解放出來。』

對武訓的宣揚與歌頌，多少年來，幾乎絡繹不絕。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從反動統治勢力發出的（反動統治勢力當然要表揚這樣的忠馴的奴才），還有很大一部分却多多少少和這種資產階級性的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聯系着的。

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勝利使這種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徹底破產

了。但並不能因此就不去警惕這種思想影響。既然君主立憲派梁啟超在那時候可以自稱為政治革命主義者，那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現在化裝為『爲人民服務』論，『歷史唯物論』，『無產階級革命論』，『馬列主義』等等，也是不足爲怪的。革命的勝利一方面表示人民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已經取得巨大的成果；而另一方面，絕對不應該忘記的是，對這一切內外敵人的鬥爭還要在人民取得政權的形勢下面更尖銳地發展下去。對國外的帝國主義，對國內已被打倒的反動階級的鬥爭並沒有終止，而是沒有一天不在進行。如果我們以爲鬥爭已終了，因此就不必去警惕各種化裝起來的足以敗壞人民的鬥志的反動思想，那麼我們就是首先在精神上被敵人所俘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僅要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思想，而且還要在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尚能影響群眾時，向群眾揭露這種思想的危害，好使群眾擺脫這種影響而堅決地勇敢地迎接新的鬥爭。必須用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來批評和打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而決不容許把這兩種思想混同起來。

就因爲這個原故，『武訓傳』出現及其在公演期間曾博得一片采聲的事實，值得嚴重注意。也就因爲這個原故，『人民日報』根據有一些共產黨員在武訓這個人和『武訓傳』這個電影面前喪失了批判能力的事實提出了適時的警告：『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麼？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一九五〇，五，二十五夜

（原載「學習」雜誌第四卷第四期）